

牟宗三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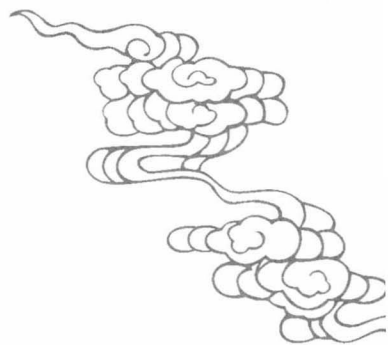
牟宗三

主编 吴兴文

心体与性体 二下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心
体
与
性
体
二
下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由台湾学生书局授权, 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7-2010-292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体与性体: 全3册 / 牟宗三著.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1
(牟宗三文集)
ISBN 978-7-5534-0069-3

I. ①心… II. ①牟… III. ①理学—研究 IV.
①B244.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5303号

心体与性体 (全三册)

著 者 牟宗三
出 品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出 品 人 刘丛星
总 策 划 崔文辉
责任编辑 顾学云 张春峰
装帧设计 未 氓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97.5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
邮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269
发行部: 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beijinghanyue.com/>
邮 箱 jpg-bj@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534-0069-3

定价: 19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北京汉阙传播
Beijing Han-read Culture

▼
牟宗三文集
▲

心体与性体（下）总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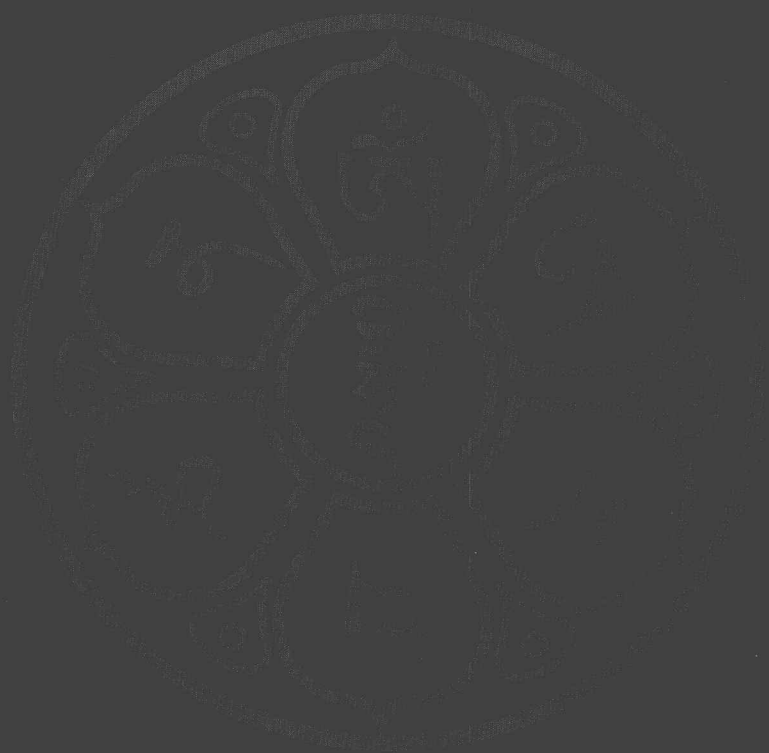
第四部 分论三：朱子

第一章	朱子三十七岁前之大体倾向 ·····	003
第一节	二十四岁初见延平：综述延平学之大端 ···	005
第二节	二十九岁再见延平：此时之 “存斋记”之思想 ······	031
第三节	三十一岁始受学于延平：由延平定其入路	034
第四节	综论朱子三十七岁前之大体倾向以及此后 其成熟之义理系统之形态 ······	042
第二章	朱子参究中和问题之发展 ·····	069
第一节	三十七岁时之中和旧说二书 ······	071
第二节	三十七岁时旧说下之浸润与议论 ······	089
第三节	三十八岁往潭州晤南轩时之议论 ······	108
第四节	三十九岁时旧说下之浸润与议论以及以南轩 《艮斋铭》为宗旨 ······	113
第五节	中和新说之发端与完成 ······	122
第六节	王懋竑认新说“亦多未定之论”之非是	142

第三章	中和新说下之浸润与议论·····	161
第一节	四十岁时之浸润与议论·····	163
第二节	四十一、二、三岁时之浸润与议论·····	177
第三节	《中和旧说·序》之回顾与道说经过兼论朱子与 延平之异同·····	186
第四节	新说后关于持守、居敬、主静工夫之定论···	198
第四章	中和新说后关于“仁说”之论辨·····	209
第一节	引言:明道与伊川理解仁之纲领·····	211
第二节	《仁说》之分析·····	215
第三节	与张南轩论《仁说》·····	236
第四节	与胡广仲等论“观过知仁” 与“先知后行”之问题·····	271
第五章	中和新说与“仁说”后以大学为规模·····	319
第一节	论知行·····	321
第二节	论明德·····	332
第三节	论致知格物·····	347
第六章	以中和新说与“仁说”为背景所理解之孟子·····	367
第一节	性、情对言预设心、性、情之三分:孟子所说 心性情才四字之意义·····	369
第二节	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性命对扬·····	385
第三节	尽心知性知天·····	396
第七章	心性情之形上学的(宇宙论的)解析·····	405
第一节	关于明道所说之易体与神用之解析·····	407
第二节	关于濂溪“动而无动,静而无静, 神也”之解析·····	410
第三节	心性情之形上学的(宇宙论的)解析···	421

第八章	枯槁有性：理气不离不杂形上学之完成	441
第一节	论枯槁有性无性	443
第二节	理气不离不杂形上学之完成	463
第九章	朱子晚年所确定表示之论学之宗旨、境界与夫方法…	471
第一节	答廖子晦书：辟“洞见全体”	473
第二节	训廖德明（字子晦）：辟“有一块物事光辉辉地在那里”	475
第三节	训辅广（字汉卿）：辟“求捷径，去意见”	477
第四节	训余大雅（字正叔）：辟“悬空”	479
第五节	训潘时举（字子善）：言为学两路	480
第六节	训陈淳（字安卿）：辟空捉天理	482
第七节	训滕璘（字德粹）：言“为学大端”	503

第四部



分论三：朱子

1

第一章 朱子三十七岁前 之大体倾向

第一节 二十四岁初见延平：综述延平学之大端

兹依王懋竑所删订之《朱子年谱》述朱子思想之发展。

“南宋高宗绍兴十年庚申、十一岁。受学于家庭。”（此为王《订年》谱文，下仿此）

1.《年谱》（案即李果斋原本《年谱》以及李古冲本与洪去芜本）：

时韦斋为吏部员外郎。以不附秦桧和议，出知饶州。请祠居于家。

初韦斋师事罗豫章，与李延平为同门友。闻杨龟山所传伊、洛之学独得古先圣贤不传之遗意。于是益自刻厉，痛刮浮华，以趋本实。日诵《大学》《中庸》之书，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自谓不危害道，因取古人佩韦之义，名其斋曰韦斋，以自警焉。

2.《文集·皇考吏部府君行状》：

又得浦城萧公颐子庄、剑浦罗公从彦仲素，而与之游，则闻龟山杨氏所传河洛之学。

〔《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七〕

案：朱子父名松，字乔年，号韦斋。师事罗豫章，与延平为同门友。致力于《大学》《中庸》。此是朱子之家学渊源。其家学与师承俱以《大学》《中庸》为首出也。

绍兴十三年癸亥、十四岁。春三月辛亥，丁父韦斋先生忧。禀学于刘屏山（屏山刘子翬彦冲）、刘草堂（白水刘勉之致中）、胡籍溪（籍溪胡宪原仲）、三先生之门。

绍兴十五年乙丑、十六岁。

1.《语录》：

某年十五六时读《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因见吕与叔解得此段痛快，未尝不悚然警厉奋发。（沈侗录）。

〔《朱子语类》卷第待查〕

2.《语录》：

某自十四五岁时，便觉得这物事是好的物事，心便爱了。某不敢自昧，实以铢累寸积而得之。

（李方子录）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四、朱子一、自论为学工夫。〕

案：朱子此时亦留心于禅。见下三十一岁处所录之《语录》。

“绍兴十七年丁卯、十八岁。秋、举建州乡贡。”

“绍兴十八年戊辰、十九岁。春、登王佐榜进士。夏、准勅、赐同进士出身。”

“绍兴二十一年辛未、二十二岁。春、铨试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

“绍兴二十三年癸酉、二十四岁。夏、始见李先生于延平。”

1.《年谱》：

初龟山先生倡道东南，从游甚众。语其潜思力行、任重

诣极者，罗公仲素一人而已。李先生讳侗，字愿中，受学罗公，实得其传。同门皆以为不及。然乐道不仕，人罕知之。沙县邓迪天启尝曰：愿中如冰壶秋月，莹澈无瑕。韦斋深以为知言。先生少耳熟焉。至是将赴同安，特往见之。

2.《语录》：

初师屏山、籍溪。籍溪学于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胡文定安国）之学为论治道则可，而道未至。然于佛老亦未有见。屏山少年能为举业。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数日后，乃见了。老归家，读儒书，以为与佛合，故作《圣传论》。其后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见于此道未有所得，乃见延平。（郑可学录）。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四、朱子一、自论为学工夫。〕

3.《文集·延平行状》：

初龟山先生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然语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如罗公者，盖一人而已。先生既从之学，讲论之余，危坐终日，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为何如，而求所谓中者。若是者盖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中略）。

其接后学答问，穷昼夜不倦。随人深浅、诱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于圣贤之域。故其言曰：“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见，虽一毫私欲之发亦退听矣。久久用力于此，庶几渐明，讲学始有得力耳。”又尝曰：“学者之病，在于未有洒然冰解冻释处。纵有力持守，不过苟免显然尤悔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中略）。又尝曰：“读书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则凡圣贤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进矣。若直以文字求之，

悦其词义，以资诵说，其不为玩物丧志者几希。”以故未尝为讲解文书。然其辨析精微，毫厘毕察。尝语问者曰：“讲学切在深潜缜密，然后气味深长，蹊径不差。若概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学者所以流于疑似乱真之说而不自知也。”其开端示人、大要类此。

〔《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七〕

案：朱子所记延平“开端示人”大要不过以下四点：

一、“默坐澄心，体认天理”。

二、“洒然”自得，“冰解冻释”。

三、“即身以求”，不事“讲解”。

四、“理一分殊”，始终条理。

关于第一点，“默坐澄心，体认天理”，此是根据其“危坐终日，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为何如，而求所谓中者”而来。此是其基本的入路。此步工夫含有一种“本体论的体证”，但却隔离的、超越的体证，即暂时隔离一下（默坐、危坐）去作超越的体证。其如此所体证的本体，就《中庸》“致中和”言，是“中”体。但中体是个形式字，其所指之实即是“性体”。性体，依“天命之谓性”言，须即是“天命流行之体”，此是根据“维天之命於穆不已”而来。此是北宋诸家所共喻者，尤其是濂溪、横渠、明道所着力体会者。龟山是二程高弟，于此不应无所闻。契悟上纵有精当否，但此大脉络不应有误。罗豫章、李延平承之而用力于未发之中，于此大界脉亦不应有失。延平虽无理论的分解，然其超越的体证所体证之中体当即是通于“天命流行之体”之性体，此当不会有太大的出入。如果他稍有所闻，稍读北宋诸家之书，稍读《中庸》《易传》之原典，此盖是必然而不可移者。“默坐澄心，体认天理”，此所谓“天理”，如果他稍知明道之所说，亦当即是天命天道之天理，亦当是直通“天命流行之体”者。在默坐危坐之隔离的、超越的体证中，此体从私欲、气质、喜怒哀乐情变之激发（感性）之混杂中澄然凸现以自持其自己，成为其纯粹

自己之自存自在，此即是其“莫见乎隐、莫显乎微”之澄然、森然的气象。（因延平亦知《中庸》言“致中和”是承上文“慎独”而来，故有云：“先言慎独，然后及中和。”见下第三章第一节三《答林择之书》）。在此体证中，天理与私欲有一截然之对照。故云：“若见，虽一毫私欲之发，亦退听矣。”是故其“讲诵之余”，默坐、危坐，固不只是泛泛的静坐，只“收敛在此，胜如奔驰”（亦朱子语，见下第三章，第三节所录《语录》）之谓；乃根本是一种本体论的体证，借此以见体或立体（“立”是体证的立），以期清澈吾人之生命，由此，以中导和，始有真正的道德行为之引申，以成道德之创造，乃至天地位、万物育，此即“率性之谓道”，亦《中庸》后半篇尽性以至参天地赞化育也。但此义理间架，朱子不必能真切契悟，亦未继承其师之路（主要是此义理间架，不在静坐不静坐）而前进。朱子是继承伊川之纠结而前进。依伊川“在中”、“求中”之纠缠，“求中”即是“既思、便是已发”，是不对的。此本是伊川一时不谛不通之支蔓，本不必认真，但朱子对于伊川之语信守不渝，于是不满于其师之隔离地“求中”之体证，不满于其师之偏于静，而不知其静坐中超越体证之本质的意义，遂丧失此义理间架，而终于走向其《中和新说》所表现之义理间架。在朱子自以为得，而不知其本伊川之纠结而前进实非健全之途也。凡此皆见下第二、三章。

关于第二点，洒然自得，冰解冻释，此是说践履之期于纯熟与自然。须知超越体证只是一关。若停滞于此，则中体只停在抽象状态中，此即后来所谓“光景”，尚不是具体而真实的道体。停于此而耿耿于此，亦是“未有洒然冰解冻释”也。故必须再进一步渐证渐养以期于自然与纯熟。其始也，中体之呈现于具体生活中总不免有勉强处，强力持守总不是纯熟，“苟免显然尤悔而已”。到洒然自得处，才真是所谓“天理流行”，而中体之为体才是具体而真实的体，不是隔离地投置于抽象状态中之体也。此是超越体证所必涵之义理程序，真正的道德行为固应如此也。朱子只知其师之重涵养，邓天启只知其涵养得“如冰壶秋月，莹澈无